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ОБИТАЕМЫЙ ОСТРОВ

人烟之岛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苏宁宁 译

俄罗斯科幻史诗巨片《人烟之岛》蓝本小说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ОБИТАЕМЫЙ ОСТРОВ

人 烟 之 岛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苏宁宁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ОБИТАЕМЫЙ ОСТРОВ (The Inhabited Island)

Copyright © 1969 by Arkady & Boris Strugats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烟之岛/[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俄]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著;
苏宁宁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2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 - 7-5364-7562-5

I. 人… II. ①阿… ②鲍… ③苏… III. 科学幻想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4458号

图进字:21-2011-70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人烟之岛

著 者 [俄]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
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

译 者 苏宁宁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绘图 刘军威

封面设计 漆 龙

版面设计 漆 龙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9.75

字 数 21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2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2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ISBN 978-7-5364-7562-5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俄罗斯科幻文坛双星——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

阿卡迪·斯特鲁伽茨基，鲍里斯·斯特鲁伽茨基，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是继别里亚耶夫之后俄罗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大师，堪称俄罗斯科幻文学泰斗，里程碑式的巨星。

哥哥阿卡迪1925年8月28日生于黑海边上的石油城巴顿(1991年10月12日逝于莫斯科)，弟弟鲍里斯1933年4月5日生于列宁格勒(2012年11月19日逝世于圣彼得堡)。兄弟两人均为俄罗斯作家协会会员。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是一名教师，父亲是列宁格勒历史博物馆的艺术史学家。哥哥阿卡迪在二战时入伍，曾被送进一所军事语言学院学习，以翻译日本名著而闻名，复员后，曾先后在莫斯科国际科技情报所、国家文艺出版社、国立儿童读物出版社担任编译工作。1964年，阿卡迪担任俄罗斯读书爱好者协会俱乐部教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并分管莫斯科作家协会分会散文部、科幻及历险文学委员会。

弟弟鲍里斯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机械数学系,但却以天文学家的身份,在普尔科夫斯基天文台工作多年。自1973年起,鲍里斯一直担任列宁格勒科幻进修班主席。同时,他也是俄罗斯著名幻想文学奖项“铜蜗牛”奖评审委员会唯一主席。2002年,鲍里斯获俄罗斯国家文学年度奖;2003年,他创办大型科幻文学杂志《21世纪日正中天》并亲自担任主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从1957年起开始合作,创作了无数科幻佳作,直到1991年兄长过世为止。他们的长篇处女作《紫云之国》于1959年出版,第二年,随着短篇集《通往阿玛尔切亚去的路》和《六根火柴》的面世,他们科幻作家的地位得以确立。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主题广泛,主要围绕着社会、哲学、人类文明发展、心灵探索等深刻议题,叙事擅用荒诞、讽刺的手法,继承了19世纪果戈理、谢德林的文学路线。他们的作品有别于一般的科幻小说偏重科技或宇宙飞船之类的物质面描写,总是以人与社会为中心,辅以科学幻想。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路边野餐》曾被前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改拍成电影《潜行者》,成为20世纪的经典影片。

2001年,俄罗斯一科幻网站在科幻迷票选的基础上评选本国70本最佳科幻小说,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独占其中四分之一,而且,前10名中有7本是这两兄弟的作品!

两人代表作有:

短篇集:《外来》(1958)、《自主反应》(1958)

中篇集:《路边野餐》(1972)、《亡人之信》(1979年获俄罗斯国家科幻文学奖)

长篇:《紫云之国》(1959)、《通向木卫五的道路》(1959)

系列长篇:“正午”系列(该系列1990年获“别里亚耶夫”奖),包括《22世纪日正中天》(1961)、《逃走的企图》(1962)、《遥远的彩虹》(1963)、《神仙难为》(1964)、《人烟之岛》(1971)、《小孩》(1971)、《来自地狱的青年》(1974)、《蚁巢里的甲虫》(1979,1981年获“阿厄里塔”奖)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共联合出版了25部长篇及作品集,译介了不少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世界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由于对俄罗斯和世界科幻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们在国内外数十次获奖。截至目前,他们的作品已被译成33个国家的42种语言,全部约500版。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名家的科幻作品都有向斯特鲁伽茨基兄弟致敬之意,比如近期的美国科幻大片《阿凡达》。

1987年,他们兄弟二人曾作为嘉宾出席在英格兰不来顿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1997年,俄罗斯克里木天文台发现的第3054号小行星,根据发现者本人的提议,被命名为斯特鲁伽茨基星。

目 录

第一节 鲁滨逊·克鲁索	1
第二节 士 兵	48
第三节 恐怖分子	109
第四节 囚 犯	159
第五节 地球人	260

第一节 鲁滨逊·克鲁索

1.

马克西姆打开舱门,探出身体,小心翼翼地扫了一眼天空。低垂的天幕看起来格外厚重,缺乏那种能让人联想到无限空间和广阔栖息地的通透感。这才是《圣经》里描述的苍穹,它那样光滑,那样密实,不急不缓地泛着磷光,这片天空无疑是被此地的阿特拉斯^①用强壮的双肩撑起的。马克西姆想找出天穹中那个被他飞船戳出的洞,可是找不着了,只有两个硕大的黑点像水中的浮尸一般飘在天上。他猛地推开舱门,跳进干枯的草丛里。

闷热的空气里混合着灰尘、铁锈、草木和生命的气息,另外还有死亡、久远的过去以及广袤的无垠。草丛齐腰高。不远处有一片黑压压的茂密灌木,偶尔还能看到几棵扭曲的大树。这里的明亮度大致等同于地球上月光普照的夜晚,但是没有地球上月亮投下的阴影和朦胧的蓝色夜空。所有的一切都是阴沉沉、灰蒙蒙的,单调乏味。飞船停在一个超大的坑底,四面都是斜坡。周围的地势朝着那条被洪水冲蚀过的地平线陡然升高,附近有一条宁静而宽阔的河流奔流向西,并且明显地顺着一道斜坡往上走,让这块地方看起来颇为古怪。

^①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属于提坦神族。

马克西姆围着飞船绕了一圈,手掌在冰冷潮湿的船身上摸索。冲击造成的痕迹和他预想的位置完全吻合。感应环下面有一道很深的难看凹痕,是飞船突然撞向地面并且发生侧翻时造成的。右舷窗边上的锯齿状洞口是飞船向前栽倒十秒钟后造成的。电脑导航受了刺激,正在使小性子,马克西姆必须赶紧控制局面。马克西姆又看了一眼天空,几乎已经看不到黑点。难道是一颗陨石冲破了平流层?这种可能性为0.00。但是茫茫宇宙,任何理论上可行的事迟早都会发生。

马克西姆返回船舱,打开自动修复装置,激活野外实验室,然后便出了飞船,向着河流走去。这次着陆勉强算是有惊无险,但有例可循,没什么稀奇。独立侦察部队(以下简称IRU)预料到会有意外发生,例如着陆事故、陨石和放射性伤害——几乎都是一些和人身相关的险情。

高高的茅草踩在脚下沙沙作响,带刺的果实粘到了他的短裤上。本来有一群虫子在面前嗡嗡地飞,突然间像接到信号似的,一下子飞走了。

IRU对那些务实的人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那样的人一心只管自己的事,他们知道探索外星世界只是一项既无聊又耗费精力的游戏。没错,无聊地耗费精力,耗费精力地无聊。

当然,如果你只有二十岁,什么都干不好,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干啥,既不懂得时间的价值,也不知道世间什么最为珍贵,没有一技之长,还没有别的途径能学到本领——如果到了二十岁你还是一个愣头青,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如果你还在异想天开地以为自己能在未经开拓的宇宙中获得巨大发现……如果,如果,如果……你拿起一本目录,任意翻到一页,随手一戳就算选定了你的开拓目标,然后出发前往那荒蛮的蓝色远方。发现一颗星球,以自己的名字为它命名,测定它的物理属性,同有可能遇到的任何怪兽英

勇搏斗,如果有智慧生物的话就和它们建立联系,如果没有的话,就当一名独自漂泊的鲁滨逊。

为了什么? 好吧,你会得到人们的感谢,还会被告知你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某个著名专家会邀请你去参加冗长的学术讨论;学校里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小不点,会一脸敬畏地望着你。但从前的老师只会这样问你:“你还在替IRU干?”然后他会换个话题,一副痛苦内疚的模样,因为他觉得你没能摆脱IRU是因为他没尽到责任。而你的老爸会“唔”一声,然后支支吾吾地告诉你有个实验室助理的工作,问你愿不愿意干。你的老妈则会说:“马克西,你小时候可会画画了。”然后皮特会说:“你还想这样混多久? 嫌脸没有丢够吗?”除你之外所有人都是对的。这时你怎么办? 于是你回到IRU总部,拿起目录,随意打开后又是胡乱一指。

从陡峭的高堤下到河边之前,马克西姆四下打量了一番。疙疙瘩瘩的树木在天空的映衬下露出轮廓,打开的舱门里透出一个小光环。看起来一切正常。“好吧,OK,”他自言自语道,“既来之则安之。如果让我找到一个强大、古老又智慧的文明,那就太棒了! 最好还能发现外星人。”他朝着河流的方向走去。

那条河非常宽广,水流缓慢,看样子是从东边山上流下来,再往西边山上流上去的。这里的光线折射简直不可思议。对面的河岸也是斜坡,坡上长满芦苇;上游半英里处有一些柱子和弯曲的横梁架在水面上——接缝处爬满了藤蔓。“有文明存在。”马克西姆心想,并没有特别兴奋。他觉察到这里有大量钢铁生锈带来的气味,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令人不悦并且让人感觉压抑。他掬起一捧水,马上意识到这水具有危险的放射性——河水从东边带来了放射性物质。这显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文明,与其和它建立联系,还不如取些样本做个常规分析,再绕着这颗星球的赤道转上几圈,然后

赶紧回家得了。返回地球后，他会把采集到的材料立刻交给银河系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们，然后把它当个插曲赶快忘掉。

马克西姆忙不迭地甩甩手指，用沙子把手揩干，然后蹲下来。他想象着这颗星球上住着怎样的居民，看来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树林那边可能有一座肮脏的工业城市，破旧的反应堆将放射性废渣排进河道；金属屋顶下面全是丑陋的房屋，清一色的钢铁墙壁，看不到几扇窗户；建筑与建筑之间只隔着垃圾遍地的小胡同。至于那些居民？他们可能穿着笨重的衣服，被又厚又粗糙的材料包裹得严严实实，衣服上的白色高领卡得脖子都难受。

忽然，他发现沙滩上有一行脚印，是光脚踩出来的。有人从河堤上爬下来，下到河边。他估计这人长着一双大脚板，体重不轻，走路内翻，行动笨拙。肯定是类人生物，但是每只脚上长着六根脚趾。他翻下河堤，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沙滩，然后纵身跳进具有放射性的河水，游到对岸后钻进了茂密的芦苇丛。

一道耀眼的蓝光如闪电般划过，把周围照得通明透亮。一阵噼噼啪啪和嘶嘶的声响过后，河岸上又传来一声雷鸣般的巨响。马克西姆一跃而起。堤上的土屑如雨点般撒落，一个东西飞快地从天上呼啸而过，掉进河里，溅起一股冒着白色蒸汽的水花。他意识到出事了，但不清楚原委。飞船停靠的地方不出所料地腾起一柱螺旋状的黑烟，像一把巨型的螺丝锥直刺磷光闪闪的天空。飞船爆炸了：陶瓷壳亮起一片紫光，船身周围的草丛蹿起了火苗，灌木丛也突然起火，疙疙瘩瘩的树木全被浓烟包围。热浪向他袭来，马克西姆用手挡住脸，赶紧往后退。

“哦，天哪，不！不要！怎么回事？”他努力回想事情的经过，“难道某头大猩猩跟了过来，它爬进飞船，抬起舱面，找到电池，从那些奇形怪状的巨石里搬起一块，然后砰的一声！多大的石头啊——足有三吨重呢！就那么一扔。好吧，一头强壮的野兽。它在

平流层里两次用石头袭击我的飞船,害得我在此迫降。太不可思议了!我敢打赌说这种事史无前例。现在怎么办?当然,很快就会有人想起我,但是谁也想不到飞船消失后飞行员还能活着。该死的!”

他离开起火的地方,沿河边快步离开。这里火光冲天,他时快时慢地奔跑着。右边出现了一片散发着霉臭味的稀疏树林,脚下的草也渐渐变得柔软、潮湿起来。他起先以为自己会被大火赶上,被迫要游泳才能逃生——那真是背到家了。但是火光渐渐转暗,最终消失,这时他才意识到飞船的灭火系统比他更懂事,已经及时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脑海里栩栩如生地勾勒出这样的画面:几个黑糊糊的槽罐滑稽地从滚烫的碎片中伸出,喷出一团浓密的前噬菌体。它们一定对自己的表现颇为满意。

“放轻松,”他心想,“不能慌。千万别着急,时间多的是。让他们找一辈子去吧。没了飞船,他们不可能找到我的。在确定我死翘翘之前他们不会通知老妈。我会有办法的。”

他经过一块清凉的小沼泽,从灌木丛里硬挤过去,来到一条通向树林的水泥路上。他沿着水泥板走到河边,看到锈迹斑斑的横梁上长着蔬菜,余下几个巨大的爬藤架半没在水里。河对面,马路继续延伸,在磷光闪闪的天空下若隐若现。显然,很久以前曾有一座桥横跨水面,可能它妨碍到某人或某项计划,所以被炸沉,搞成现在这样一片狼藉。马克西姆坐下来,盘算着自己的处境。

“OK,这里有条路。这很关键。虽然是条破破烂烂的路,年深日久,但好歹是条路。而且,只要是有人居住的星球,路都通向其修建者。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吃的。我不介意来点小吃,但最好还是控制一下自己的食欲。我还能忍受一天没水的日子。这里空气充足,不过再少一点二氧化碳和放射物就更好了。到目前为止我还算安然无恙,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带螺距的简单的小

型发射线圈。”他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一个正电子发射器回路,如果有零件,他蒙住眼睛都可以马上将这个回路连接起来。他在心里默默地把它装配了几次。

“鲁滨逊·克鲁索。好吧,我就是。”这个想法让他感觉挺新鲜,“马克西姆·克鲁索。除了一条连口袋都没有的短裤和一双胶鞋,他屁都没一个。不过往好里想,这座岛上有人居住。只要有人住,我就有希望架起一个小型发射线圈。”他努力想象发射线圈的模样,但这次运气不佳,脑海里总是出现自己的老娘,以及当她被告知儿子杳无音信后脸上的表情;而老爸则会挠着腮帮子,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打住!”他自言自语道,“别去想他们了。什么都行,就是别想他们,否则你会搞得自己意气消沉。打住,一定要控制自己。”他站起来,沿路出发了。

那片树林起初稀稀拉拉,羞答答地躲在后面,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大,蔓延到了路边上。几棵初生牛犊般的小树挤进水泥路,横在了路中央。这条路显然至少已经修了二三十年,路两边的树林比别的地方更高、更密,也更茂盛,头顶上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树枝。从树林深处传来响亮而低沉的飒飒声。

有东西在移动,发出沙沙的声响。接着,前面二十步开外的地方,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从路上横穿而过:是一群嗡嗡飞过的小虫子。马克西姆幡然醒悟,这一片过于荒芜,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他也许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达居民区。饥饿感再度袭来,不过,马克西姆发觉这里有大量的活物,所以他还饿不死。虽然肉质不会特别美味,但打猎这件事还是挺有趣的。有鹿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这里的猎物肯定可以吃。只要停下来不动,路上飞舞的这些虫子就开始疯狂地啃食你。众所周知,外星球上只要有别的东西能吃你,你也绝对能找到食物。迷失在这里,在森林里漂泊一年时间也没那么可怕。他会给自己找一个伴儿——比如说狼或熊

之类的，他们可以一起狩猎。他估计自己最终会厌倦这种生活。再说了，想想在森林里流浪，周围都是废铁和被污染的空气，这哪有什么吸引力。无论如何，关键是要组合起一个发射线圈。

马克西姆停下来侧耳聆听，只听到树林深处传来低沉的隆隆声，而且节奏一致。他发现其实他早就听到了这个声响，只是之前没有注意而已。那声音不是出自什么动物或瀑布，而是一台机械设备，一种原始的机器。它哼哧哼哧地发出摩擦的噪音，散发出铁锈的气味。而且，它正朝这边靠近。

马克西姆猫起腰蹿到路边，悄悄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跑到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路到这里变得有些泥泞，路上有很深的车辙，水泥板也翘了起来。这儿的气味很难闻，空气中有很强的放射性。他蹲下来，盯着左边轰隆隆和嘎吱嘎吱的声音逼近的方向。

一分钟后，那东西出现了。一台臭烘烘的浑身铆钉的金属庞然大物，沾满泥浆的巨型履带隆隆地从路上压过。它顶上隆起，看起来破破烂烂，咣当咣当地碾过树林，笨重地驶了过来。它里面装满了铀和稀土元素的混合原料，孤零零地无人驾驶，且极度危险。它摇摇摆摆地从十字路口驶过后继续前进，背后留下一条灼热的尾巴，最后，轰隆隆地转了个弯，消失在树林里，震耳欲聋的噪声渐行渐远。

马克西姆喘口气，拂走身边的小虫子。他一辈子都没遇到过这样荒唐的窘事。“好吧，”他想，“这附近不可能找到什么正电子发射器。”他目送那个怪物直到完全消失，这时他突然发现这个十字路口实际上是一条穿越树林的通道。他仔细聆听，噼噼啪啪和隆隆的声音响彻树林。那怪物像陷入沼泽的河马一样闯进了树林深处。过了一会儿，轰隆隆的发动机声音再度靠近，咣当咣当地轰鸣着，又碾回了十字路口，回到刚才离开的地方。“哇，好家伙，”马克

西姆心想，“我最好避开点。我可不喜欢凶险的牲畜和蒙昧的机器。”他站定后轻轻一跃，跨过灌木，离开了污秽的十字路口。

他大步如飞地走了一阵，大口地呼吸，清理掉那头大铁象在他肺里留下的废气，然后才渐渐放慢脚步。他揣摩着在这座人烟岛上初次度过的两个小时，努力想要从怪诞的经历中整理出一幅逻辑性画面。实在是太难了，这些片段太不可思议、太不真实了。这片树林本身就像一个童话，中间往往会出现讲人话的神奇生物。童话故事里经常有一条荒芜的老路伸向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城堡，能隐身的邪恶的巫师在路上设置重重障碍，阻止那些偶然经过的人。这些魔法师远远地给他的飞船施咒，让他遭遇了陨石，结果没能把他逼走，于是便烧了他的飞船，把他困住，然后再派出一条铁龙来追赶他。虽然那条龙又老又笨，不过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正准备派出更现代化的东西。

“听着，”马克西姆对想象中的人说，“我无意破除你们城堡的魔咒，唤醒你们的睡美人。我只想和你们中的某个人见个面，一个稍微聪明点的人，能帮我弄一个正电子发射器。”

但这些邪恶的巫师执意要捉弄他。他们先是在路上放倒了一棵朽烂的大树，毁坏了水泥路面，在地上挖出一个大洞，洞里还盛满了腐臭的放射性液体。看这还没能阻止他，他们又派出咬人的飞虫。等虫子也咬累了、败兴而归，他们又在临近清晨时放出一场寒冷、恶毒的大雾。马克西姆靠慢跑来暖和身体。这场雾又闷又滑腻，还有一股腐臭味。很快，烟味也冒了出来，于是马克西姆想要探明火的位置。

曙光乍现，这时马克西姆正在路边上，附近有一座爬满苔藓的低矮的石头建筑，屋顶已经塌陷。透过黑洞洞的窗口，看不到里面有人。他感觉这里最近有人住过，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他拐出马

路，跳过一条排水渠，双脚落在齐踝深的腐叶里，随后向火堆走去。火边还算比较暖和。这里的一切都很省事，你用不着正儿八经地打招呼就可以蹲下来，在火边暖手，静静地等待主人默默地送上食物和水。没错，主人不在附近，但是火上架了一口焦黑的汤锅，里面正熬着香气扑鼻的肉汁。

马克西姆靠火边坐下，暖和了一会儿身体，然后才颇不情愿地起身走进房子。这也算房子？顶多算是一个保留了原始结构的石窟！从顶上断裂的横梁处可以看到清晨闪耀的天空，腐朽的地板上危机四伏，角落里还长出了一簇簇深红色的蘑菇——生吃是有毒的，但煎熟了还可以吃。

可是，马克西姆瞬间没了食欲。墙边半明半暗的地方散落着一堆褪色的破布，还倒着一具骷髅！他恶心地转过身，赶紧撤下开裂的台阶，手捧在嘴边声嘶力竭地喊道：“嘿，六趾！”

他的喊声几乎随即便被浓雾笼罩的树林吸收了。除了头上喳喳乱叫的鸟儿，没有人回应。

马克西姆回到火边，往火里投了些树枝，接着瞟了一眼那口汤锅。肉汁煮开了。他找到一个勺子一样的东西，闻了闻，用草把它揩干，然后又闻了一遍。他从锅边仔细地撇去灰色的汤沫，把肉汁搅拌一番，然后从边上舀起一勺，吹了吹，这才抿起嘴巴尝了一口。随后他放下勺子，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把汤锅从火上端下来，放在草地上。接着他又看了看四周，再次大声喊道：“早饭好了！快出来吃吧！”

他依然感觉房子的主人就在附近，但是眼前只能看到雾气蒙蒙的静止的灌木，还有深色斑驳的树干。除了火苗的噼噼啪啪和静不下来的小鸟的啁啾，再也听不到别的声响。

“那好吧。”他大声地说，“随你的便，不过我先不客气了！”

他吃得很快，不知不觉就把锅里的肉汤喝掉了三分之一。他

依依不舍地离开锅子，休息了一会儿，擦干勺子。但终究控制不住自己，又从锅底舀了几勺美味的褐色肉块，送进嘴里。之后他再次放下勺子，擦干后把它架在汤锅上。现在他该向看不见的主人道谢了。

他跳起来，掰下几根小树枝，然后进到房里。他特别小心地在朽烂的地板上选择落脚点，尽力不看暗处的那堆骸骨。他采了些蘑菇，选的都是最紧实的，用一根树枝把深红的菇盖串在一起。“可以在你们身上加些盐和辣椒，不过没关系。我要借用你们充当见面礼，把你们架在火上，烘干里面的毒性，这样你们吃起来就够味了。你们将是我为这座人烟岛所做的第一项贡献。”

房子不知不觉地变暗了，他感觉有目光落在他身上。他按捺住突然转身的冲动，心里默数到十，这才慢慢地站起来，带着一副早已料到的微笑回头望去。

只见一张黑黢黢的长脸正透过窗子面无表情地瞪着他，脸上一双阴郁的大眼睛，嘴角耷拉着。他俩相互对视了几秒钟，马克西姆感觉这张脸上散发出来的忧郁淹没了整座房子，然后泛至树林，进而吞没了全世界。他周遭的一切都跟着变得灰暗，阴郁，凄凄惨惨。之后，房子更暗了，马克西姆看向门口。

一个矮墩墩的男人，披着乱蓬蓬的红头发，身上穿着一件丑陋的连体服，两条结实的小短腿跨在门槛上，宽阔的肩膀堵住了门口。马克西姆被一双蓝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那目光很是镇定，而且带有敌意，不过看着挺开心——可能是跟窗口那个无孔不入的阴郁的眼神相比。显然，这个其貌不扬的当地人并非头一次遇见来自其他世界的访客。不过还有一点也很明显，他一般都会冷酷无情、当机立断地解决这些讨厌的造访者，省去交流和其他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他脖子上缠着一条皮带，上面挂着一根让人感觉不祥的粗铁管，现在正对准马克西姆的腹部。他摆明了对人类生命的